

潘占奎不是汉口人,老籍在鄂东,可是汉口话说得比哪个都好。他靠卖艺为生,没得专门的场子,碰到宽一点的街面,就地围个人圈子,开口就说,说笑话。一口“汉腔”,几句话就要你开口露牙齿。大家笑得松心,笑完了有骂“短命的!”,有夸“真好玩”的。更多地说他是个“笑话公司”。

一个无田地无产业的卖艺人,就这样成了“总经理”——笑话公司么,哪能少了这个职务。

潘占奎的汉腔说得溜,改口说几句“京腔”怎么样?照样是“小猫吃小鱼——有头有尾”。其他如河南话、上海话,不说就不说,一说就像是那一方的人。

还有一手绝活是白沙撒字。那年月街头艺人都有白沙撒字的本事,拿一把白沙,在街头地面上撒出“富贵吉祥”等字眼,吸引路人的注意,从而驻足围观,艺人就此开始表演。但潘先生不同,他撒出的是“双钩”,活像是用白丝银线把一个个字从边上网起来似的,那里边的字,填实了就是一幅好书法作品。

他最“拿人”的当然还是说笑话,有些笑话流传到了民间,经过一个个人的加工,常常会由一个“版本”变成八个“版本”。后来再回传到他面前时,十有八九会把他逗得大笑。

他这样的人现在叫“街头艺人”,从前叫“撂地的”。在“撂地”艺人中,他的名气是最大的,因此常有变戏法的、玩杂耍的、唱曲唱戏的各色艺人找他合作。大家凑到一起,“点”好“棚”之后轮流上场,演完了按“分”分钱。个人的“分”是事先讲好的,是各人技艺的标志,也是分钱的标准。潘占奎是“分”最高的,因为是别人朝他身边贴,靠他当招牌才凑到一处的,大家情愿。可是那些手艺差上不差下的,就免不了你嫌他高,他嫌你不行,在一起日子一长就有些言三语四,飞短流长,就折伙,就赌气离群。

潘占奎对同行随和,你来说我,我欢迎;你跟谁合不来要走,我也不留。他的心思都在玩意上,私下里跟哪个都合得来,从不嫌来搭他场子的同行分了他的“把”。

一天夜里,九点多了,有个中年汉子急匆匆闯到他屋里去,自称是湖北老乡,姓肖。在外从艺多年,拜相声前辈林傻子为师,艺名小傻子。到汉口听到潘先生大名,特地登门求教。

潘占奎学艺拜师,是从外地演回武汉的,林傻子的大名自然听说过。所以对“小傻子”便按本行规矩接待。交流了一些行话,认定了确是同行中人,潘占奎才把自己面前的大茶缸推到“小傻子”面前:“喝茶。刚才只顾说话去了。润一下,润一下。”

这个茶缸真够大,也真够老的。它从早些时跟着潘占奎,天天从早泡茶喝到晚,一壶开水泡三杯。屋里屋外,客来从不单独奉茶,都是一推茶缸子:“喝!”

现在的人说这样不卫生。潘占奎说这叫亲热。“我又没得病!”

这个“小傻子”果然是走南闯北的,粗放爽快,缸子一过来端起就喝。一口下去了半缸子,水挂在嘴边顾不得擦就说:“潘师兄,好茶!”

潘先生说:“好!喝得好再泡!”

小傻子拦着:“别泡了,越喝越饿。”

“这个点了还没吃?那就先吃。”说罢向屋外喊一声:“伙计,去打四两酒,切两角钱烧腊。”

小傻子说:“别别别!我刚下火车,急着来找您才误了饭点儿……”

正说间,外头一个女人应了一声:“好的!”倒把小傻子惊住了:“潘先生用着女伙计呢?”

潘先生大笑:“汉口把老婆叫堂客,也叫伙计,跟她搭一生的伙,这伙计用得长呢。”

一会酒菜买来,客人吃着,主人陪话。潘先生问:“这回到汉口办什么事呀?”

小傻子支支吾吾,说了半天才说明白。他想在汉口试试场子,若是好,就留下。但想又想怕场子不好找,进茶馆书场又没介绍人,这才来找了潘先生,意思是让潘先生给他担保,让他进茶馆。

潘先生说:“兄弟,这我做不到。第一,我自己是在街上撂地的,从不进茶馆。不怕你笑话,我不情愿租场子上生意——嚼了一夜跟他们嚼了!”

小傻子泄了气:“哎呀,这趟我白来了!”

“莫急,还有第二。第二,哥哥我不才,在汉口街上讨饭吃,前后也有些年头了,照样是高的桌子、低的板凳,汤碗茶盘子的,过得下去。兄弟你来找我,我大忙帮不了,帮你打下场子是做得到的。你一会找个旅馆先去歇夜,明早十点的样子,我们在武圣路长堤街口碰头。那块地是我的热场子,听客熟。哥哥先跟你点棚,再说个段子跟你开场。接下来交给你做。做得好你就做下去,以后也把给你做。要是不服水土,就由我收拾。”

当下散了。

第二天早上,潘先生九点钟就到了武圣路,在他的那块“地”附近的茶馆坐下来,边喝茶边等候小傻子。这家茶馆是敞口大堂,他脸朝外坐着,谁进谁出,街上的动静,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小傻

多年摆弄文字,我对自己日常生活、工作离不开的汉字有特别的感悟。最喜欢草字头的字,那些轻盈、充满生机的草字头的汉字,代表映入我们眼帘的花草树木、粮食蔬菜,是人得以温暖身体、填饱肚皮、赏心悦目的实用兼审美之物。跟草字头的字相比,土字旁的汉字普遍沉甸甸的,无论繁体还是简化过的字。

这些当然都来源于土。地球表面由各种颗粒状矿物质、有机物质、水分、空气、微生物等组成的疏松物质,是人和多数动物的脚踏、生存之地。先人造汉字,给描述地表诸多形状的字加上土字旁,有堰、坎、坷、场、圩、坳、坪、坡、坑、坦……用土字旁的字命名那些跟土有关的人类造物、动作甚至引申到道德评价,譬如坛、坯、塔、堡、堂、城、墙、堤、垣、壁、坎、坏、埋、堆、幸、坍、塌……

土字旁的汉字,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定是“地”。地字组词多,应用广泛,具象的如地球、地表、大地、土地、山地、田地、耕地,抽象些的有地方、地域、地理、地貌、心地、质地,作为方位词有地上、地下,也有汉语中最常用的“的、地、得”的作为副词的“地”。人类栖居的星球表面百分之七十多被海洋和其他水体覆盖,但在汉语中,我们称呼自己的星球为地球,祖先认为脚下的大地是万物之母,认识海洋、利用海洋的历史相对较晚,祖先包括我们今天的人类,多数居住在结实实实的陆地上,我们能够在地球上空飞翔、俯瞰脚下土地和辽阔海洋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。土字旁常用字之一是“城”。城最初的含义

大汉口
市井人物白描

“总经理”潘占奎

□何祚欢



老汉口商业风情的《汉口里工笔画》,由毕心望、黄河清、何祚欢三位艺术家联合创作。

子还没过早,就在茶馆里叫两笼包子,吃完了就可以上“地”,方便。

谁知这一等,就像没得完没得了的。作艺之人,对时间是有感觉的,口说:“只怕过十点了呢。”掏出怀表一看,就是十点一刻。于是叫了一份饼子夹烧梅,再把茶馆的那壶茶往边上一推,拿出自备的茶缸、茶叶,让跑堂师傅拿煎开的水泡好。新冲的热茶就饼子夹烧梅,那茶香、焦香、肉香、糯米香袅袅飘起、四散,把隔壁左右的茶客都馋着了。有的人竟叫:“照潘先生的样给我来一份!”有个人更有趣:“我也来一份,潘先生的我会了!”

潘先生赶忙起了一下身。他成名多年,晓得这是观众的亲热意思,但他没有像别的艺人那样说谢谢,他用他的方式回敬一份亲热,笑对那人道:“哎呀,好好好!我明日早晨还是这个时候来吧?”

满堂大笑中,那人说:“哪里等得到啊——我天天这个时候都在,今天才碰到您家一回!”

潘占奎拿起竹板,唱了几句快板,接着说了一小段,众星捧月般的拱望中,小傻子

“我嫌他们的壶小了,天天在屋里喝了再出来。”

“哦,今天这是?”……

“等着会一个同行。”

“哦,待客的?好,客来还算我的!”

话刚落,客就来了。小傻子东张西望地找人,一眼看到坐在茶馆里的潘先生,冲进门就赔小心:“潘先生,对不起对不起,来晚了……”

请客的那位问清这就是潘先生的客人,立马又叫了一份早点。潘先生借机为小傻子“打场子”:“这位是我的师弟小傻子,从河南来的。他师傅是我的师叔,叫林傻子,在北方是红遍天的倣角儿。一会让他在我的场子露一手,请各位去捧场啊。”

这回倒好,潘占奎说笑话不用撒字点棚,身后跟着的人先把场子围起来了。路边有些人是早早来候着的,一见这架势那还不过来?今天的开场,势头不弱。

潘占奎拿起竹板,唱了几句快板,接着说了一小段,众星捧月般的拱望中,小傻子

一个人生前身份、地位的象征。

草字头最让人不安的字是“苦”“荒”,而土字旁最让人讨厌的词是“坏”。“坏”是简体字,繁体字是“壞”,原始意义是坍塌,后来引申的意义越来越多,无论表示动作还是程度,组成的那些词语,几乎没有让人开心、愿意面对的——坏人、坏蛋、损坏、破坏、坏了,坏种、坏掉,等等。就是这样一个字,却是汉字常用字之一,可见人生不易,要时常面对各种坎坷、不幸。

这就说到“幸”了。在古代,幸指封帝王到达某地,有一个堂室的词叫巡幸。后来引申,得到皇帝宠爱为幸,组词有幸臣、宠幸,后宫嫔妃为皇帝所爱也叫幸。幸福、幸运、侥幸、幸甚、幸亏等等,都是从最初意义上一点点扩展来的。与“坎”和“坏”字相比,“幸”是让人开心的字,组成的词也多是让人心情愉快的。

琢磨草字头和土字旁的字,缘于几年前我开始在园子里种地。与土坷拉打交道,眼见土地上生长果实多姿的植物,收获跟草字头有关的叶子和果实,不能不感叹先人造汉字的智慧。头几年我写过草字头,今日再写土字旁,算是我耕耘生活的另一种收获。汉字的奇妙,体现在点点滴滴之中。上小学前看图识汉字,十年寒窗学习写字、造句、写作文、分析课文中心思想,到大学时代专门读中国语言文学系,了解古人写过什么、怎样写,工作时做编辑天天与汉字打交道,我读汉字、用汉字,过了六十岁,发现自己对汉字的认识还很肤浅、远远不够,这真是学海无涯。

登场了。

可惜这个被“星星”们捧出的“月亮”碰到了月食,竟是一点光都发不出来:一根夹缠不清的舌头,居然弯七弯八地说京腔。那年月北京话被称为国语,但他说得比犁地还吃亏,一出口就把众人要发出来的汗憋回去了!潘占奎说笑话,能让不是“包袱”的地方也变出笑声;小傻子这段操京腔的相声《抢弦子》,竟能让满篇的“包袱”说得让人笑不起来!本事啊。

观众们看潘先生的面子咬牙往下听,听着听着就有人交头接耳了。又熬了几分钟,有人实在忍不住下去,开始转身,面向圈外了。

潘先生慢慢地走到场子正中央,朝几个转身的人说:“莫走吵,饭还没有熟。”

有人笑出了声,那几位闻声转脸,就停住不走了。潘先生说:“这一早晨您家们不笑几声,肠子就不会转。肠子不转,吃么事就化不开。来,听我接着师弟的说。”

突然一变口音,连腔调也是接着京腔走的,但那京字京味比小傻子不知正到哪里去了,直说吧,就像是北京人。观众开始是惊异,不是没听过潘先生的京腔,但总只是一句两句地学一下,没料到一片一片地说下去也是这般地道。这一佩服不打紧,潘先生的包袱就有一个响一个,有时还搭着响两个!

一段说完,就有那听惯了场子里玩艺的人把手伸到口袋里,预备着潘先生来收钱。

潘先生却问大家:“好不好?”

众口一声:“好!”

潘先生说:“看样子是觉得好,有的人手都伸到荷包里去了嘛。我说您家们莫搜了,这一段是我师弟的,他从北方来看我,我们商量着给大家送一段——这一段不收钱。等下听我的,您家们就恶煞地(武汉话“狠狠地”)意思)丢钱……”

观众正在兴头上,又叫又鼓掌地装疯。潘先生突然说:“莫慌,大家看吵,一下有人要走的。我这里卖炒蚕豆的,先尝后买,他把不要钱的尝了,就不得花钱买的。我们等他走了再讲……”

这一说把众人的疯劲撩了起来,有人就喊:“哪有那屁的人吵,没得人走的!”

有几个人都吼着:“都不许走啊,哪个走哪个是王八!”

潘先生这一手是在“地上”做活的“定身法”,但这时候却不是为了把人留住,而是要让大家疯起来!

果然,往下连说了三段,段段笑浪翻天。那从茶馆跟过来的几个人,还在每段之间自动分几方站定,脱下帽子给潘先生收钱。然后连钱带帽子放在潘先生脚下,下次拿起来再收。如是者三,潘先生也在热火中收场,向众人说声:“多谢各位捧场,现在您家屋里饭熟了,我也回去了,明天请早!”

那个小傻子一脸沮丧地过来,一拱手:“潘先生,多谢维持。告辞了。”

潘先生说:“老弟,来帮忙把钱清好,我好把帽子还给他们几位。”转身向那几位道,“几位莫走了,一下我们就这个钱去吃一餐。”

几个人都说屋里有事,请潘先生自便,拿了帽子走了。场子里只剩潘先生和小傻子。

小傻子把钱一递:“潘先生,你的钱。”

潘先生说:“数了的没?”

“数了,有十六七块啊。”

“嗯。那还可以做一点事。你拿着它回家吧,是你的了。”

小傻子说:“给我?我的那段是送观众的呀,这钱没得我的份!”

潘先生一笑一边摇头:“老弟啊,你的活做砸了,你晓得吧?”

“知道啊。”

“做砸了说不要钱是跟你捡回面子……”

“那就没有我的钱了啊!”

“收了钱给你,是帮你补里子——你找我一场,我能让你空手回家?”

小傻子愣住了,眼睛红了,嘴巴直颤直颤也说不出一个字来。潘先生倒慌了:“兄弟,莫这样,今天我沾了你的光呢,你垫了一下,看客才把了这多钱……”

小傻子终于把眼泪流出来了:“潘先生。我从没得哪一天数过这多钱,我上场说话儿,场场都是怎么上去怎么下来……”

“兄弟,那叫做祖师爷不赏饭哪。听我一句话,改行吧!天下这么大,哪行不活人,为么事死抱着做不了的事做?”

小傻子“扑通”跪到了潘先生面前:“这些年,同行都只给我白眼,没得谁跟我说实话。潘先生,我听您的。后会有期!”

小傻子起身走了,从此就留在了汉口。他从贩卖油条、粿耙做起,慢慢做出了小摊子、小馆子,就那么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了。开始,总断不了给潘先生送点熟食,后来又请潘先生上馆子,潘先生总说去又总不去,就慢慢淡了。

二月花朝里的陪嫁面与哭嫁风

□陈前进

春序正半,山花烂漫。

一年中最美的节日“花朝节”,翩然而至。花朝节,相传为“百花生日”,早在春秋时的《陶朱公书》就有记载。花朝节在汉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。因各地花信早迟有异,随着时间的推移,花朝节在南北方出现了差异。节期因地而异的现象,可能与各地花信的早迟有关。北方多是农历二月十五。南方,多是农历二月初二或二月十二。我的记忆中,湖北的花朝一般遵二月十二。

其实,哪一天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花期如约而来。节日期间,人们结伴到郊外游览赏花,称为“踏青”,姑娘们剪五色彩纸粘在花枝上,称为“赏红”。这日,我恰好去了北京植物园,在花树下喝茶,看花,我想起家乡花朝节的一些有趣的往事。

在湖北的许多地方,花朝节不仅是赏花的日子,更是姑娘出阁的良辰吉时。佳期在即,男女两家都要准备喜宴,还要请好厨师、傧相、伴娘、轿夫、账房及其他帮忙办事的勤杂人员,都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女方在迎亲(结婚)日前三天晚上,要“哭嫁”,一般由母亲、叔伯母及姐妹等人一起“哭”,女方要煮面条给所有陪嫁的人吃,称吃“嫁面”,并要买手绢、香皂、芝麻饼等物回送各家,这种“陪嫁面”在黄石地区也叫“大冶糊面”,面断而情长。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陪嫁面和哭嫁习俗,更是为这美好的时节增添了别样的色彩。

本人自小好戏,所以对“陪嫁面”的印象颇为深刻。陪嫁面的面条多是短碎的,传统的说法是煮面之前要将掰断的面条撒进铁锅干焙——这是老辈传下的法子,梅雨时节防霉的智慧,如今倒成了大冶女儿出阁前必煮的乡愁。一碗陪嫁面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,味道也变化万千,佐以五花肉、豆腐、土芹菜等各种配菜,再加上一点糊面的灵魂——麻花,那独有的香味,在每个大冶人的记忆中都挥散不去。这碗陪嫁面里,装满了食材最本真的美味,外酥里嫩的豆腐,清香的芹菜,Q弹的苕粉片、脆爽的麻花……满满的软嫩可口。这碗陪嫁面,不需要昂贵的食材,也没有过多的调味品,一口吃进去,几道食材互相融合在一起,丰富而满足。

在大冶,糊面的做法有着独特的技巧。首先,要选用细挂面,这种面条能够更好地吸收汤汁,形成独特的“糊状”口感。如果手头没有细挂面,普通的面条也可以,但尽量避免使用太粗的面条,以免影响口感,面条要先掰至1—2厘米为宜。接着,准备一些瘦肉丁、猪肠、豆腐干、香菇和芹菜、藕丝等食材,这些丰富的配料将为糊面增添不同的风味。

炒制是陪嫁面的关键步骤之一。热锅冷油放入一点肥肉(如果有的话),爆出香味后,再加入瘦肉丁进行翻炒,直到肉丁变色熟透。这一步的目的是释放肉香和油脂,为后续汤汁增添浓郁的味道。如果有煮熟的猪肠和其他下水,也可以一并倒入炒香。配菜中的灵魂就是土芹菜。芹菜单是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,它清新翠绿,为这碗面增添了一分清爽。将芹菜洗净切段,再切成小丁状备用。豆干则切成丁状,泡软后捞出,豆干特有的豆香与芹菜的清香相得益彰。

在大多数面条制作中,我们习惯将面条放入开水中煮沸,但陪嫁面却讲究从冷水开始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,面条能够在低温环境下逐渐吸收水分,更好地释放淀粉,使得汤汁逐渐浓稠,最终形成“糊”的效果,既不会过于稀薄,也能充分吸收食材的味道。此时,加入事先准备好的香菇丁,一起煮沸。在煮制的过程中,记得时不时用锅铲轻轻搅拌,防止面条粘连。火候的控制非常重要,保持中小火,避免过猛的火力导致汤汁快速挥发,面条也容易煮糊。

最后,别忘了加入盐和胡椒粉进行调味,再撒上本地特色的麻花。这一步很关键,因为它直接决定了陪嫁面的味道层次。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,适当增减盐分和胡椒粉的量,确保既不膩口,也不过于清淡,麻花还增加了面条的层次感。

吃完了“陪嫁面”,就有力气哭了。在花朝的氛围里,哭嫁声也在闺房中响起。在闺房中,闺蜜们围坐在待嫁姑娘身旁,轻声诉说着往昔的点点滴滴。待嫁姑娘的泪水,如断了线的珠子般,止不住地流淌下来。她哭泣着与姐妹们告别,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,又为即将离开熟悉的生活和亲人而感到满心的不舍。女子出嫁即将脱离父母之爱,从此就要和兄弟姐妹离别,到另外一个新环境过一生,所以姑娘在出嫁前夕,对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不胜依依惜别之情都在“哭嫁”的礼数中表现出来。同时哭嫁也是出嫁女儿在出嫁前夕聆听父母教诲的最后机会。女方要从男方送的聘礼中,抽出部分手帕和香脂、喜糖等,赠给前来陪嫁的人。一般请的村里人都会送礼,不多十元左右,有“意思意思”的潜音梗。吃完面还要打发,一般是一方手帕加一提芝麻饼,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,伴手礼也有换成护手霜之类的。“哭嫁”一般是出嫁的女子与其母亲、叔伯母以及姐妹等人一起哭。先由母亲或叔伯母边哭边诉,教育女儿到婆家要做个孝敬公婆之人,勤俭持家之人,相夫教子之人。然后是女儿边哭边答,表示谨记父母的教诲,以及哭诉自己难舍难分之情。这些叮嘱,其实待嫁的姑娘早已听过无数次,但此刻却显得格外珍贵。父亲往往坐在门外,沉默不语,陪着笑,跟客人分着烟,偶尔抬头看看门里的女儿,眼神中满是不舍。陪嫁的姑娘们也跟着哭了起来,她们一边哭,一边用手帕擦拭着眼泪。此时此景,旁人不免感觉眼睛沙沙的,房间里充满了哭声,但这种哭声并不让人感到压抑,反而有一种温暖的力量,让每个人的心都紧紧相连。

在湖北,女儿出嫁时,哭嫁是一种传统习俗。哭嫁并非真的悲伤,而是一种情感的宣泄。母亲哭嫁,是希望女儿能够记住娘家的恩情,懂得感恩和珍惜;女儿哭嫁,则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,对即将离开的不舍。

花朝节的热闹依旧,花朵依旧绚烂地绽放着,可哭嫁这一传统习俗,却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式微。如今,很少能听到那饱含深情的哭嫁声,陪嫁面也不再是每个家庭必备的美食。但每当花朝节来临,那曾经的哭嫁场景和陪嫁面的香气总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

奔跑吧,武汉

□蔡永

一块奖牌,铭刻属于武汉的时间

一张号码布,签下活力满满的姓名

学生党、上班族、小店主和抖音爱好者

4万条支流,在三阳路汇入长江

春天用步频乘以步幅,蓄势待发

城市的三月,吹来烟火而江湖的风

忽然安静的人潮,一样呼吸与心跳

发令枪举起,镜头齐刷刷地瞄准

长江大桥、黄鹤楼、东湖,各就各位

42公里195米最美跑道,预备好了

从起跑直到冲刺,江花涌动红旗和掌声

1100万朵樱花,绽放高光的背景

是英雄也是好汉,一起站上新的起点

向更远的风景,继续奔跑